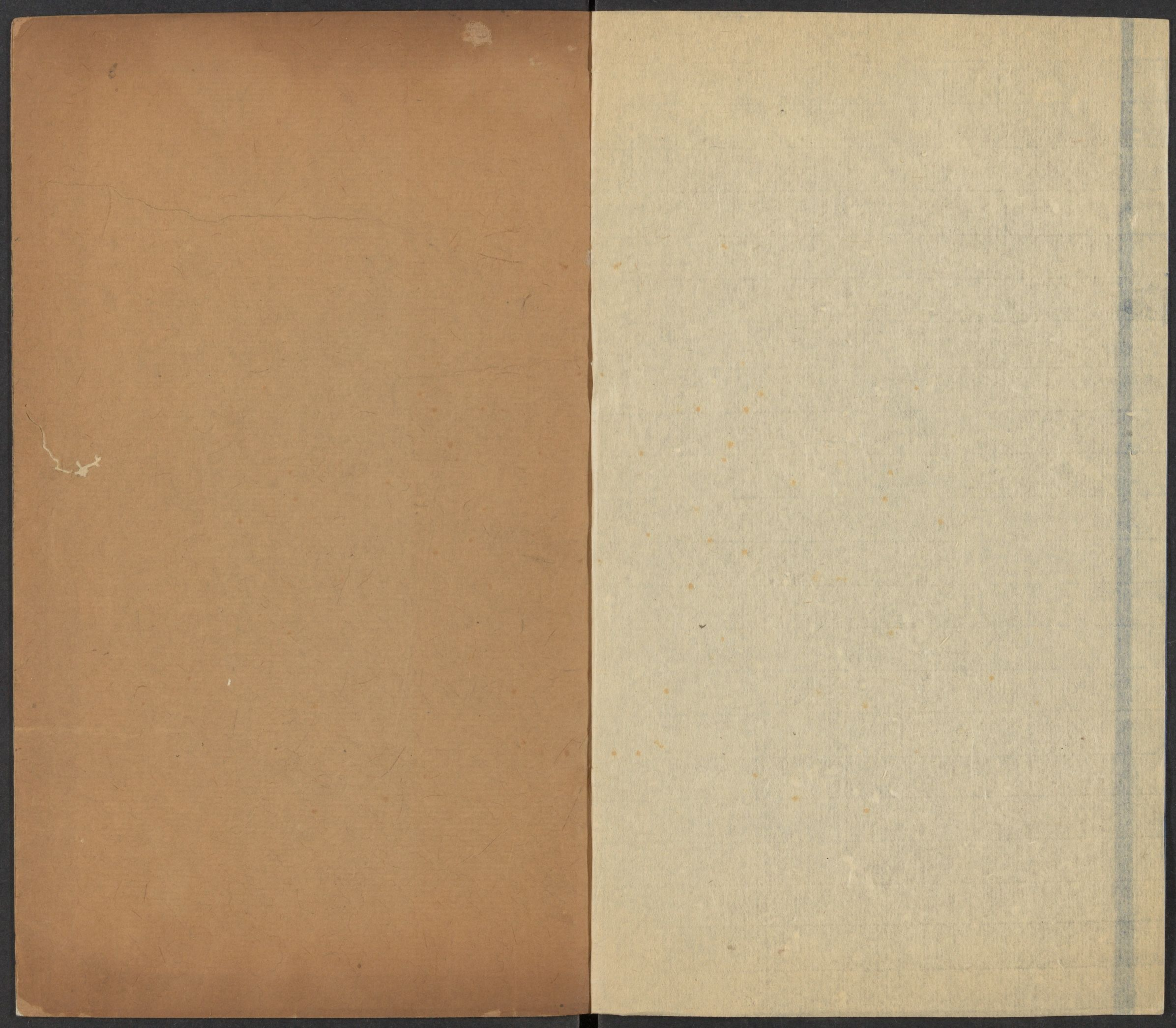


T1237/7218(3)

3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前集

○道體類

論道卽本之說未安

答張南軒

此段謂道體中自有要約根本處

道卽本也却恐本意未安蓋莫非道也而道體中又自有要約根本處非離道而別有本也如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此所謂本也無它達之天下也則是本既立而道生矣此則是道之與本豈常離而爲二哉

論至理妙道之說不同

答張南軒

此段謂列子之語與聖人相入不得

橫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與聖人之意相入不得聖人只言耳順者蓋爲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謂之至理便與妙道不同自然不見其他雖有逆

耳之言亦皆隨理冰釋而初無橫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其辨如此只毫髮之

間

論道體渾然之說未當

答呂東萊

此段謂道體精粗本末賓主內外不可以

毫髮差

承喻所疑然其大槩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文舉張

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  
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  
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鶻突真是謾人自謾誤人  
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  
於此此某之所以深憂永嘆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  
可見先生衛道之心  
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

再論道體無對之說

答呂東萊

論此段謂異端邪說須一一別撥出後方曉

然見得無對之道未嘗有不一別撥出後方

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  
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  
中却着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別撥出後方  
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合泥和水便  
只着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  
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  
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未知無對  
之道耶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

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爲  
無對也况某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  
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

論道體未嘗無對

答胡廣仲

此段謂天地之間無一物無對而孤立者  
惟道亦未嘗無對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惟道爲無  
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有不對也蓋所謂

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  
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天地之間真無一物  
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  
舞而足蹈也究觀來教條日固多而其意常主於別  
有一物之無對故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一邊  
以前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既強加其所主者以  
無對之貴名而於其所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  
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絕位置重疊  
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勢一切畸零贅剩側峻尖斜

更無齊整平正之處凡此所論陰陽動靜善惡仁義等說皆此一模中脫出也常安排此箇意思規模橫在胸中竊恐終不能到得中正和樂廣大公平底地位此某所以有所知不精害於涵養之說也若必欲守此而但少加涵養之功別爲一事而輔之於外以是爲足以合內外之道則非某之所敢知矣要須脫然頓捨舊習而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安則庶乎其可也

論道體之大無窮

答趙提舉

善舉

此段謂近世論道每每喜高妙而略細微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旣言發育萬物峻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脩德凝道之功所以旣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

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不察其

論道體無所不在

此段謂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

天理流行正如是耳

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命一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

形性自性者正譏此耳

論道體近似之說

答宋深之

此段謂學者須自見得已分止道理分明

則異端自滅息耳

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曉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淺深也近似之說固應辯析以曉未悟然須自見



得已分上道理極分明然後可以任此責如其未然而欲以口舌較勝負恐徒啓紛競之端而卒無益於道術之明晦也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况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近世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旣明則彼自滅息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

論聖賢言道之旨

答吳仲玘

此段謂學者之求道當求之於日用躬行

論之實

蓋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有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張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

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胷中豁豁無一事乃  
可相授正爲此也今觀來諭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  
強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  
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歛退篤實之意  
是固無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  
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講耶抑已講之而用  
力有未至耶

論君子所貴道者三

答江德功

此段謂日用之間莫非道君子所貴乎道  
者三

此章之旨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  
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謂其動容貌則能  
加敬而無暴慢也其正顏色則非色莊而能近信也  
其出辭氣則能當於理而無鄙倍也凡此三者皆其  
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  
故君子貴之若夫籩豆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  
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

工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實出  
詞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  
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爲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已成  
物着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  
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不可不察

論周子體用顯微之說  
此段專一發明理與象之義

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而理中有

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  
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先生後答語意甚明子細  
消詳便見歸着且旣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便非  
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實體用顯微  
之分則不能無也今日理象一物不必分別恐陷於  
近日含糊之弊不可不察

論形而上下之義

答陸刪定

此段謂道卽爲器之理

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若某  
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  
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  
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  
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此分  
別似差明白 此一條亦極分明切望略加思索便見  
愚言不爲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一終

前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二

前集

○道學類

論儒釋邪正之辯

甲申六月二十二日

答汪公尚書

應辰

此段專謂近世言道學之失

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  
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  
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

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爲一事不甚精察其理之所

自來却謂別有向上一着與此兩不相關此尹和靖所以有此三事中一事看破則此患亡矣之說可謂切中其病矣

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城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卽是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潛玩積累各

有淺深非有頓悟絕險處也近世儒者語此似亦太

高矣

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

亦何以悟爲哉

儒者爲此學而自謂自悟者雖不可

謂之懵然其察之亦甚不詳者矣

又况俟之而未必

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俛俛耳曷若致一吾學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

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  
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  
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縱言至此  
亦可謂躐等矣然以閣下之明勉而進之恐不足以  
爲難也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  
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  
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  
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窮極幽深過也反  
倫悖理不及也蓋大本旣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

知言而詖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  
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  
戒哉

論先有見處似禪說

汪公與先生書謂先有見處乃能造平易  
再以此答之

此段專論禪家之說不可不明辯

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  
似禪家之說某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

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累潛心優柔厭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忽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辯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

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以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嘆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爲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爲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

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爲佛之道  
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際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  
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  
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  
論學者進道之義

答呂東萊

此段謂學者當就整頓收斂處着力

承論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  
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

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  
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卽成病耳勿正之正  
其字義正如今人所謂等候指準春秋傳云師出不  
正反戰不正勝用字之意亦正如此耳

論道貴漸進之義

答林正夫

此段謂學者病在粗觀彷彿便謂可以入

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看注視而高談不



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  
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  
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  
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  
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  
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  
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  
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  
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  
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

### 論道之大無窮

答林擇之

用中

此段謂聖門進趨實地有多少工夫不可

易言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喻道體之  
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耳故下文云云意可見  
也又旣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旣有  
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廓若未能如此便是未

有所得只是守爾蓋以放開與否爲得與未得之驗  
若謂有意須放教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論周恭叔放  
開忒早此語亦有病也鳶飛魚躍察見天理正與中  
庸本文察字異指便入堯舜氣象亦只是見得天理  
自然不煩思勉處爾若實欲到此地位更有多少工  
夫而可易其言耶疑上蔡此語亦傷快也近來玩索  
漸見聖門進趨實地但苦惰廢不能如人意爾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二終

前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三

前集

○性類

論儒釋言性不同之義

答徐子融

此段謂釋氏以虛空寂滅爲性故不識性  
釋氏以虛空寂滅爲宗故以識神爲生死根本若吾  
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  
性則無相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是氣質之性而  
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

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何從得來耶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有物方有此性若有此性便有此物卽如來論木燒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

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稿無性也又如狹其性而遺之以下種種怪說尤爲可笑今亦不暇細辯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透卽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已而徒取易言之罪也

論人物同稟之義

答陳才卿

此段首謂人不可以知覺爲性次謂天命

之性亦人物之所同稟

前書所論方叔

姓陳

所說不同者只是渠以知覺爲

性此是大病後段所謂本然之性一而已矣者亦只是認着此物而言耳本領旣差自是不能得合今亦不須枉費言語但要學者見得性與知覺字義不同則於孟子許多說性善處方無窒碍而告子生之謂性所以爲非者乃可見耳才卿所謂中庸戒懼謹獨二事甚善但首章之說性或通人物或專以人而言此亦當隨語意看不當如此滯泥也蓋天命之性雖

人物所同稟然聖賢之言本以脩爲爲主故且得言人而脩爲之功在我爲切故又有以吾爲言者如言上帝降衷于民民受天地之衷以生不可謂物不與有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可謂他人無此浩然之氣也又謂微細之物亦皆有性不可以仁義禮智而言微物之性固無以見其爲仁義禮智然亦何緣見得不是仁義禮智此類亦是察之未精當更思之又謂所謂率性只就人物當體而言却欲刪去而言之三字此亦誤矣道只是性之流行分別處非是

以人率性而爲此道也

論孔孟言性之異

答宋深之

此段謂夫子雜乎氣質而言孟子則專言

其性之理

至於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  
著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  
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  
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

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

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

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可知矣此二

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

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詳矣具在方冊若今倉司

所印遺書卽程氏說而張氏之書則蜀中自有版本

不知亦嘗考之否某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至

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

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

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

論韓子諸子言性之異

答林德久

此段韓子說爲性者五於諸子最爲近理  
某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  
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無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  
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但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  
佛老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  
來不然亦說性是箇虛空底物裏包得四者今人却

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  
能無疑又才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  
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  
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  
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  
非有墻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  
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  
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  
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着摸處故只可

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論未發已發之性

答嚴時亨 世文

此段謂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

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

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

謂性一謂之性便是人生已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

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

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

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

本體初不相雜也

論告子言性之義

答嚴時亨

此段謂伊川隙中日光之論最為親切學

者須詳味之

生之謂性一章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

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

理因以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

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一章亦是如此若如所論則孟  
子之言爲不當而告子曰雪白羽白玉之白更無差  
別反爲至論矣程先生有一處有隙中日光之論最  
爲親切更須詳味於同中識其所異異中見其所同  
然後聖賢之言通貫反復都不相礙若只據一偏各  
說道理則互相逃閃終身間隔無復會通之詩矣  
杞柳之性固可以爲栝捲然須斫伐裁截矯揉而後  
可成故孟子言戕賊杞柳而後可以爲栝捲也若杞

柳可以爲栝捲而榎楠不可爲栝捲又是第二重道  
理與此元不相入不當引以爲說也此等處須且虛  
心看他聖賢所說文義肯意以求義理之所當乃爲  
善學若如所論徒爲紛擾不惟枉費思慮言語而反  
有害於窮理之實也

論感物而動之性

答胡廣仲

此段謂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  
理感物而動便是此理之發



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程子於顏子好學論中論此極詳但平心易氣熟玩而徐思之自當見得義理明白穩當處不必如此強說枉費心力也程子所謂常理不易者亦是說未感時理定體如此耳

論生字便是氣質之性

答王子合

此段謂說性須帶着氣質無能懸空說得

性者

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却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才說性便須帶着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原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原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

論性善不與惡對之說

答胡廣仲

此段謂之性善者乃所以別天理人欲之

分

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浮屠常總者  
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爲善未有惡之可對  
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  
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爲對亦不待言而可知  
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

乃所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  
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  
爲對也今必謂別有無對之善此又某之所疑者

○性命類

論天命人物之所同得

答張南軒

此書以天命皆人物之所同得以生但物

隔於氣人蔽於欲故聖賢教人正以脩身

以盡性至命

此述彪之語

彪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

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為天命之

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則某之所尤不曉

此先生發洩其意以曉之

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

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不窮

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

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

隔於氣而不能知眾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

此教

以自絕於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

反身人存養工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

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

聖賢之教不過如此

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

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

性至命必本於孝悌正謂此耳遺書第十八卷一段

論此甚詳

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

再論仁

端五典之外而別為一術以求至乎彼哉蓋仁也者

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

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

爲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爲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深所未喻不知彪丈之意竟何如耳更幸細思之如有所得便中又望示教

論未發已發之善

答郭冲敏

知或謂此段謂善非有二但以其發與未發有不  
同耳  
又云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某竊謂極本窮原之善與善惡未流之善非有二也但以其發與未發言之有不同耳蓋未發之前只有此善而其發爲善惡之善者亦此善也既發之後乃有不善以雜焉而其所謂善者卽極本窮原之發耳叢書所謂無爲之時性動之後者既得之矣而又曰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則某竊恐其自相矛盾而有以起學者之疑也

限其論性命不同之義  
 應之於味云云答許順之而曰曰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  
 此段專一推明君子不謂性命之意  
 口之於味云云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  
 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君子不謂之性  
 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云云在我則有厚薄之稟  
 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是以君  
 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已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  
 缺處請試思之

論孟子性命之說

董公叔重問及此章先生是其說今錄  
 之

此段取董公之說為是

董問曰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  
 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此性字專指

氣而言如性相近之性有命焉此命字兼理與氣而

言如貧賤之安分富貴之有節是也仁之於父子也

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

之於天道也命也 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所遇應不應

所造有淺深厚薄清濁之分皆係乎氣稟也 有性焉

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如天地之性之性 不知可作如

此看否 文公答曰此說分得好

論民有物則之義

答陳衛道 鞏

此段謂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  
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

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夫命字如朝

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為

命物所受為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

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

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

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三終

前集

正當之說而無餘言養卦則具養野也然而不害至  
 歸實專土歸收言盡卦則具盡野也吾引父子三歸  
 命卦祖爻為卦其野甚即姑且古聖賢歸卦命皆具  
 我美卦卦字收言若類業姑且共主言天祖起為  
 性此何命為卦而天主不為也蓋嘗嘗夫命字收時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四

前集

○性情類

論性情體用之義

答方賓王 誼

此段謂仁義禮智性也體也惻隱羞惡辭  
 遜是非情也用也

仁義禮智性也體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用也  
 統性情該體用者心也今日流動發生之端即所謂  
 生之性又曰萬事之理莫不具於流動發生之端此

義之名所以立而體用所以兼備似未安也蓋孟子所謂四端程子所謂陽氣發動不當以是爲性而義之名則自其未發之時固已立矣羞惡之心則其發見之端也自不同耳

論性情一物之義

答何叔京

此段謂性情一物只爲未發已發之不同

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爲未發已發之不同耳若不

以未發已發分之則何者爲性何者爲情耶仁無不統故惻隱無不通此正是體用不相離之妙若仁無不統而惻隱有不通則體大用小體圓用偏矣觀謝子爲程子所難直得面赤汗下是乃所謂羞惡之心者而程子指之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則可見矣孟子此章之首但言不忍之心因引孺子入井之事以驗之而其後卽云由是觀之無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則非人也此亦可見矣

論孟子性善之義



答胡伯達

此段謂性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所謂善者血脉貫通未嘗不同

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

者是也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

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

生也其本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

信也所謂可以為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

而中節者是也程子曰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

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是也蓋性之與

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脉貫

通初未嘗有不同者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

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是也此孟子道性善之

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

○天地之性類

論天地即我之性

答萬嵩卿

此段謂釋氏不知死生之說所以不知性

命之理

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自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

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澁澁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界限乎

○形色之性類

論形色天性之義

答吳晦叔

此段謂天性不外乎形色之間

某謂踐形如踐言之踐程子所謂充人之名是也蓋人之形色莫非天性如視則有明聽則有聰動則有節是則所謂天性者初不外乎形色之間也但常人失其性故視有不明聽有不聰動有不中是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之惟聖人盡性故明視聽聰而動無不中是以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也可以踐形則無愧於形矣

○人物之性類

論人物氣稟之異

答徐元聘

此段謂人物之性本同而氣稟則不能無異耳

聞之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稟則不能無異耳程子所謂率性之謂道兼人物而言又云不獨人爾萬物皆然者以性之同然者而言也所謂人受天地之正氣與萬物不同又云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

者以氣稟之異而已也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  
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熟味此言可見先生之  
意豈若釋氏之云哉來論云云胡子知言正如此說  
內一章首云子思子曰者是也然性只是理恐難如  
此分裂只是隨氣質所賦之不同故或有所蔽而不  
能明耳理則初無二也至孟子說中所引乃因孟子  
之言只說人分上道理若子思之意則本兼人物而  
言之也性同氣異只此四字包含無限道理幸試思  
之若於此見得卽於聖賢之言都無窒礙矣

論人爲最靈之義

答余方叔大猷

此段謂人爲最靈故能備五常之性若禽  
獸草木則昏而不能備

天之生物者有血氣知覺者禽獸是也有無血氣知  
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  
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  
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  
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

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才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四終

前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五

前集

○心類

論心當以窮理為先

南軒以答胡彪二書呂氏中庸辯寄來先

此段專以學者之病在於此心燭理未明故無以應事物之至

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

此南軒之說

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  
 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  
 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某所以不能亡  
 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  
此先生之說  
 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  
 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  
 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心者  
 如此識其所以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  
 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

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

此釋氏之病

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為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  
 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  
 本心蓋謂此也來示謂心無時不虛某以為心之本  
 體固無時而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得一  
 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  
 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  
 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  
 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大

快而流於異端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爲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卽所謂敬者純矣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本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擷撲不破絕滲漏

無病敗耳

此見前章講論推求理之是不拘心之見

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爲不欲其如此耳

論心當以敬爲主

南軒與先生書講論經子之疑因言及此答之

此段謂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而心自存

矣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又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論心未發已發之旨

而曰必南軒答張南軒

而曰必南軒此段謂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

發用無間容息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甚多未爲精切比遺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以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洒落處始初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果在



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  
聖賢方冊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箇天機活物  
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  
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  
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  
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  
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  
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  
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

多少安排沒頓着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柂  
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  
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  
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  
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

論心與情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天理人欲之判特在其心之宰與  
不宰而非情能病之

某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

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爲未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別求却恐無下功處也所疑如此

論程子人心道心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人心私欲道心天理之異

遺書有言人心私欲道心天理某疑私欲二字太重近思得之乃識其意蓋心一也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而言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爲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夫營爲謀慮非皆不善也便謂之私欲者

蓋只一毫髮不從天理上自然發出便是私欲所以  
要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只要沒這些計  
較全體是天理流行卽人心而識道心也故又以鳶  
魚飛躍明之先覺之爲後人可謂切至矣 答云某近  
思却與來喻頗同要當於存亡出入中識得惟微之  
體識得則道心初豈外是不識只爲人心也然須實  
見方得不識如何

再問人心道心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人心道心不可作兩物看蓋道心  
之微初不外此不識則人心而已矣

某謂存亡出入固人心也而惟微之本體亦未嘗加  
益雖舍而亡然未嘗少損雖曰出入無時未嘗不卓  
然乎日用之間而不可掩也若於此識得則道心之  
微初不外此不識則人心而已矣蓋人心固異道心  
又不可作兩端看不可作兩處求也

論人心私欲之說

答張南軒

此段謂聖人謂微有一毫把捉意思便是  
論人心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  
所謂本原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見不到也但愚  
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之語亦未的當蓋舜禹  
授受之際所以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  
者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本是道心之發  
然終未離人心之境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有  
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曰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

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也必  
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  
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一之  
功而進夫純耳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  
夫人心特須如此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由此則  
終無可至之理耳

論孟子惻隱之心

答張南軒

此段謂伊川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就人

身上指出實理最爲親切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不見卽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妙界爲己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論顏孟動變之義

答張南軒

此段謂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論心爲一身之主

答張南軒

此段專一推原要當主敬之義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  
慰如之然此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  
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  
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  
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  
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  
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

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  
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  
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  
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  
者也然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  
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  
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  
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  
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

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

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某向來之說固

未及此而來論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

似亦有未盡又如論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

可加存養之功則其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

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

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

切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

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

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

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

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

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

此南軒之說

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

某前以復為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

南軒言靜恐溺虛無

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

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

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

二先生

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

謂靜可無養養之有敬

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

字元非此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

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

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

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

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

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

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

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爾



此南軒之說

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某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語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

先生是之

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以為如何

論操舍存亡之義

答許順之

此段發明道心人心之旨

孟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亦不須如此安排也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無只是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

論此心入存出亡之異

答何叔京

此段謂心之體用始終有真妄邪正之分  
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蓋入而存者卽  
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爲物誘而然耳今以存  
亡出入皆爲物欲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真心而  
於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耶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  
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妄皆爲神明不測  
之妙二者蓋胥失之然心之體用始終雖有真妄邪  
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  
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

論聖人衆人操存之異

答何叔京

此段謂聖人不操而常存衆人則操而存  
之

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  
者卽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  
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

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

論本心無有不仁之義

答何叔京

此段謂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旣汨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親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親切之效之說以今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完全之物又却只說得上一截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圓耳若云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

親切者爲能復之如此則庶幾近之矣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

論心有忿懣之說

答林擇之

此段謂聖人之心無所作爲只此便是天命流行活潑潑處

心有忿懣之說似以無可疑心字只是喚起下文不得其正字非謂心有是四者也遺書云易無思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向來欲添非字以今觀之似不必然此意蓋明聖人之所謂無非漠然無所爲也特未嘗作爲耳只此便是天命流行活潑潑地戒之者非聖人之自戒特以作爲之不可耳

論心體本靜之說

答游誠之

此段專論操則存舍則亡之義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乎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繫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

者爲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  
論心無形體之說

答呂子約

此段謂操則存便是本體惟其操之義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

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蓋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

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才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鬪者之相捽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人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

論動靜存察之義

答方賓王

此段謂學者不可於頃刻間認得正當意思便謂本心之妙不過如此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耳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爲本心

之妙不過如是擎斝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然亦切勿以此語人徒增競辯之端也

觀心說

文集

此篇謂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順理以應物

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賓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校而審其言之繆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

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辯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有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

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矣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天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天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



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  
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  
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  
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  
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  
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  
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齟口如目視目其機危  
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  
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

之君子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論理義養心之旨

先生任同安主簿作示諸生

此篇論古者理義養心之術

古之學生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  
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  
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  
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  
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

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才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養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門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且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陟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

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與相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也僕之吏事得與諸君游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旣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勿忽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五終

前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六

前集

此段謂學者實有為己之心嚴立規程力  
加持守便可以深造夫道  
承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  
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  
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辯論考究尋繹一動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六

前集

◎心性類

論存心養性之義

答李伯諫

此段謂學者實有為己之心嚴立規程力

加持守便可以深造夫道

承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

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

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辯論考究尋繹一動

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辯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

論性與氣合之理矣

此段謂人心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

而近不善答蔡西山

此段謂人心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

而無不善爲邪惡以致凶咎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卽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

經濟文衡 首集卷一  
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爲氣之所爲有  
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  
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但既  
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  
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  
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  
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  
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與  
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 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

其善不善二者既分之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惟  
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自  
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 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  
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爲不善而不容其有  
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論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  
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不隔乎理而助  
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爲道心而欲据之以爲精一  
之地也

論伊川性卽理之說

答徐子融

此段論人與物心有明暗性有偏全之異  
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  
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  
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  
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  
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  
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  
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

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  
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  
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  
然欲其克已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  
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  
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  
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  
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

論盡心知性之說

論學聖人作易之事

此段謂能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  
以文勢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  
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有心不同存心  
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  
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  
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

論學聖人作易之事

答何叔京

此段謂學者造道聖人作易之事不同

盡心知性知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  
聖人作易之事

○心性情類

論大學知至意誠之義

答何叔京

此段歷辨何說之非

大學之序格物致知至於知至意誠然後心得其正

今只持志便欲心正義明不亦太草草乎性天理也  
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云能體認之  
便是天德體認乃是人力何以爲天德乎性心只是  
體用體用豈有相去之理乎性卽道心卽仁語亦未  
瑩須更見曲折乃可心者體用周流無不貫徹乃云  
發而未動則動處不屬心矣恐亦未安也鬼神之神  
便只是箇誠以其實有是理故造化發育響應感通  
無非至理所以云體物而不可遺非爲人心則有感  
應也

論存心養性之義

答何叔京

此段謂存心養性便是正心誠意之事

存心養性便是正心誠意之事然不可謂全在致知  
格物之後但必物格知至然後能盡其道耳今以性  
爲理之本然則以理爲性之末可乎所引元者善之  
長爲此亦不類元在衆善之先故爲衆善之長與此  
文意自不同也呂與叔云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以  
爲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正今日之



系源又復 前集卷十六  
異同也覺與動字固不同然覺字須貫動靜而無不  
在若睡覺之喻則是動靜分屬性情只留得中間些  
子欲動未動處屬心也與前所謂心無時不在者亦  
自相矛盾矣又云心情亦可通言而又云情卽心也  
此皆未安又難作肅云性者理之會是性本無須待  
理會於此方以爲性此亦非也所謂理之會者猶曰  
衆理之總會處爾

論天命謂性之說

答何叔京

此段謂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

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  
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待其  
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卽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  
見矣心妙性情之德妙字是主宰運用之意又所引  
孝德之本雖不可以本末言然孝是德中之一事此  
孝德爲本而彼衆德爲末耳 示喻必先盡心知性  
識其本根然後加持養之功此意甚善然此心此性  
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

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  
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  
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互相發耳  
論諸人言有得失之義

答馮作肅

此段謂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  
靜而無不在焉

性情等說有已見叔京書者但所與嵩卿論者今議  
其得失於此嵩卿云理卽性也不可言本此言得之

程子亦曰性卽理也今見遺書二十二上但其下分

別感有內外則有病作肅非之是也作肅又云性者  
自然理則必然而不可悖亂者此意亦近之語亦有

病但下云理不待性而後有必因性而後著此則有

大病蓋如此則以性與理爲二也下云性者理之會  
却好理者性之通則又未然蓋理便是性之所有之

理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而嵩卿失之於太無別作  
肅又失之於太分別所以各人只說得一邊也作肅

云情本於性故與性爲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

而能爲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  
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此數句却好但必以  
不動爲心則又非矣若心本不動則孟子又何必四  
十而後不動心乎須知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  
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則知三者之說矣知言曰性立  
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  
密與其他說話不同試玩味之則知所言之失矣

論知言論情之說

答胡廣仲

此段謂未發而知覺不昧則是心主乎性  
已發而品節不差則是心主乎情

知言疑義所謂情亦天下之達道此句誠少曲折然  
其本意却自分明今但改云情亦所以爲天下之達  
道也則語意曲折備矣蓋非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以  
見其中節與否非其發而中節則又何以謂之和哉  
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  
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  
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

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今日以情爲達道則不必言心矣如此則是專以心爲已發如向來之說也然則謂未發時無心可乎此又程子答呂博士最後一書說已分明今不察焉而必守舊說之誤耶

○赤子之心類

論赤子渾然之心

答胡伯達

此段謂大人則有知覺擴克之功而無巧

偽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理義未純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克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着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南軒所說固善然必謂從初不失此恐太拘既失而反之却到此地位亦何害其爲不失乎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六終

前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六

孟子

卷之六

六

同

文

朱

志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七

前集

○氣類

論孟子養氣之說

答何叔京

此段謂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當自勿忘  
勿助長始

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為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為集  
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

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胷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

論孟子義襲之說

答項平父

此段謂學者欲知養氣之說當辯孟子告子義內義外之旨

所論義襲猶未離乎舊見大抵既爲聖賢之學須讀

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旨趣識得如今爲學工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爲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言心有不慊卽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外則其

不動心也直強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却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辯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五步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

論孟子謂縮壹之義

答嚴居厚 士敦

此段謂養氣在乎知言知言則知義理之所在

喻及養氣之說足見講學不倦之意但此章文義正

自難明且當虚心平氣反復諷誦以當有味今以迫切之心求之正猶治絲而棼之雖欲強爲之說終非吾心所安穿鑿支離愈叛於道矣今且據來喻而畧言之縮字訓直禮書如此處多先儒之言似不可易壹字非訓一便只是一字乃專一之意耳記得程先生有說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試以是思之知言則知義理之所在無毫髮之差故日用之間有以集義而生浩然之氣詖淫邪遁四字有次第而無彼此之分如楊墨釋氏之言無不具此四者然今亦未易遽論也請且如前說反復玩味要之以久自當釋然有解悟處不必廣求徒勞日力只二先生有說處抄出同看可也

論程子孟子立言之旨

答呂子約 伯儉

此段謂孟子之意只是說每事做得是當自然無所愧怍

養氣一節只說得程子意若論孟子門庭指意又却不然至大至剛只合四字爲句以直養而無害此直



字便是上文縮字下文義字孟子之意只是說每事  
做得是當卽自然無所愧怍意象雄豪所以雖當大  
任而無所畏懼耳推其本原固未有不立敬而能集  
養者然此章之意則未及夫敬字也此自程子門庭  
功夫因此說出來耳

### 夜氣類

論夜氣存養之義

答許順之

此段謂學者於日晝所爲處理會使此氣

本於之於  
疑當作有

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

人皆本於仁義之心但爲物欲所害恰似都無了然  
及其夜中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  
之良心却存得些子所以平日起來未與物接之際  
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日晝之所爲便來梏亡  
之此仁義之心便依前都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雖  
得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  
遠學者正當於日晝之所爲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  
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

萬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也  
不遠復更檢易傳看與所論亦不相似

論夜氣休息之義

答何叔京

此段謂夜氣可以言復而見天地心之氣

象

夜氣以爲休息之時則可以爲寂然未發之時則恐未安魂交而夢百感紛紜安得爲未發而未發者又豈專在夢寐間耶赤子之心程子猶以爲發而未遠

乎中然則夜氣特可以言復而見天地心之氣象耳若夫未發之中則無在而無乎不在也

○性氣類

推論性論氣之說

答連嵩卿

此段謂論性則當論氣論氣則當論理

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論明道性氣之說

答方伯謨 士衡

此段謂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本非二物  
明道先生言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云論性不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大抵本然  
之性與氣質之性亦非判然兩物也

論辨別性氣之說

○卦象說 答劉叔文

此段謂不當以氣之精者為性性之粗者  
為氣

未有可似有  
可疑試更從究

細詳來喻依舊辨別性氣兩字不出須知未有此氣  
已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  
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至論其偏體於物無處  
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不當以  
氣之精者為性性之粗者為氣也來說雖多只以此  
意思之便見得失

○理氣類

論理氣形上形下之異

答黃道夫

此段謂理者形而上之道生物之本氣者  
形而下之器生物之具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  
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  
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  
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  
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  
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  
也今不審此而以魄魂鬼神解之則是指氣爲理而

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所引禮運之言本亦自有分  
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  
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誤矣詩曰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  
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  
形也上下千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之非一筆而  
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  
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

論理氣聚散有無之異

答廖子晦

此條宜再体究

此段謂氣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不爲聚散而有無也

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欲盡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

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七終

前集

...

...

...

...

...

...

...

...

...

...

